



◆〔苏联〕拉夫列尼约夫 著 ◆曹靖华 刘开华 译

47.2752/190/.2

第四十一个

[苏联] 拉夫列尼约夫 著
曹靖华 刘开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Б. ЛАВРЕНЕВ
СОРОК ПЕРВЫЙ

据 Б. ЛАВРЕНЕ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ОМ
ПЕРВЫ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8)译出
本社已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购得该书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四十一个/(苏联)拉夫列尼约夫著;曹靖华·刘开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
ISBN 7-02-003083-1

I. 第… II. ①拉… ②曹… ③刘…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苏联 -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652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8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3.20 元

前 言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某一天，在湛蓝湛蓝的阿拉尔海上，爱幻想、爱写诗的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奉命乘船押送一个长着一双像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的白卫军官去司令部。途中遭遇风暴，玛柳特卡和白卫军官一起被海水冲到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上。

“近卫军中尉戈沃鲁哈—奥特罗克本应该是玛柳特卡生死簿上的第四十一个。

“可是他却成了她处女的爱情簿上的第一个。”

然而，在小说的结尾读者仿佛也听到“地球毁灭似的一声轰响”和玛柳特卡肝肠寸断的哭喊声……

俄罗斯著名中篇小说《第四十一个》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爱与恨、生与死的动人故事，一个发生在苏联国内战争残酷环境下的、色彩艳丽、极富浪漫情调的悲剧性故事。

作者拉夫列尼约夫(1891—1959)出生在黑海之滨的绿色城市赫尔松。蓝色的大海，浩瀚的草原，寥廓的天空——童年时的印象伴随了作家整个一生，并确定了后来作家的作品中的许多题材、地点和色调。大海和惊险情节，大海和英雄行为——此后经常同时出现在他的书中。一九一五年拉夫列尼约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同年应征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他加入红军，一九二四年复员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拉夫列尼约夫一生中写了不少以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

争为题材的作品，其中著名的有中篇小说《第四十一个》、《风》、《第七颗卫星》和剧本《决裂》。

一九二四年《第四十一个》的发表在当时的苏联文学界引起轰动。列宁格勒的杂志《星》盛赞年轻的作家为“真正的十月歌手”，并强调指出，他“不去粉饰现实，而是描绘现实的本来样子，既描绘现实中的山巅，也描绘低谷，既描绘现实中的血腥、残酷和罪行，也描绘现实中的伟大、壮丽和英雄气概”。

小说大获成功。年轻作家惊喜之余承认道：“我感到强劲的风正鼓起我的船帆。”

作家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不少读者询问作家，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现实中是否真有其人。拉夫列尼约夫回答说，在写作过程中他确实是以两个真人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女主人公原型是土库曼斯坦方面军中的一名女战士阿尼娅·弗拉索娃。她经常拿着自己写的充满激情、但很蹩脚的诗到作家所在的《红星报》编辑部来，小说中提到的两首诗就是原封未动地引用阿尼娅的诗。而戈沃鲁哈-奥特罗克也确有其人，他是在阿拉尔海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被俘的一名白军军官。作家根据当时阿拉尔海上经常发生翻船事故这一情况，把红军女战士阿尼娅和白军军官写入他的书中，创作出一个扣人心弦的“现代的鲁滨孙和星期五”的故事。

一九二四年发表的另一部中篇小说《风》，从头至尾都有许多关于风、关于自然风暴、革命风暴的富有诗意的描写，烘托出一种激昂的时代精神。

《风》讲述的是一个普通水兵瓦西里·古利亚温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经历。小说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炮声隆隆的一九一七年。在窒闷危险的底舱待了三年的波罗的海舰队一等水雷手古利亚温，在十月风暴降临时和成千上万个厌战的士兵一

起义无反顾地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投入夺取政权的殊死战斗中。他由一个普通水兵很快成长为一名红军团长，并率部去乌克兰与白卫军作战，最后在一次深入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的过程中英勇牺牲。

古利亚温是一个典型的早期红军战士。他勇敢，又莽撞；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却又置政委的忠告于不顾，一度与一来历不明的武装团伙的女头目厮混在一起。他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生来注定不是用笔在纸上——而是用炽热的、黏稠的血在战场上书写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古利亚温战斗过的地方大多是作家本人曾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波罗的海、乌克兰、克里米亚……古利亚温这一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极大的可信性。任何一位读者都会相信，《风》中所叙述的事情都是源于现实生活，而且它不仅发生在古利亚温身上，还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士兵身上。正是由于许许多多古利亚温这样的人，才有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风》是苏联早期文学的一部优秀作品，是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真实写照。

《第七颗卫星》的主人公阿达莫夫是莫斯科军事法律学院的教授，文职将军，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作为前沙皇军队的将军、旧知识分子，他一时无法接受新政权，但他也不去反对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过路人，观望的人”。但他却遭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他被关进拘留所，在那里曾饿得昏倒在地上。当他从拘留所里被释放出来后，他发现自己的房屋和全部财产都被没收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他不得已去找朋友，可先前的朋友害怕受牵连，竟连一晚上都不肯收留他。他真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绝望中只好又回到拘留所，请求所长把他重新关进去。但后来，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他还是坚决地站到

了革命队伍里，最后与一个红军战士一起被白军枪杀。

《第七颗卫星》真实地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中的遭遇和他们的选择。那无家可归、整日在一团团蒸汽中奔忙的“洗衣妇将军”的形象将在许多读者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拉夫列尼约夫是俄罗斯人民所喜爱的一位作家。《第四十一个》自出版以来已发行上千万册，并不止一次地被搬上银幕，改编成歌剧，在俄罗斯国内外上演。在一九五七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影片《第四十一个》“由于独特的剧本、人道主义和崇高的诗意”，获得特别奖。小说《风》曾先后以《风》、《瓦西里·古利亚温的错误》、《狂怒》为名，多次被拍成电影，并被搬上舞台。影片《第七颗卫星》也同样曾在前苏联影院常映不衰。

在我国，早在一九二八年，翻译界老前辈曹靖华先生就把《第四十一个》译成中文，于一九二九年由未名社出版。此后该书在上海、重庆、大连等地曾多次再版。诚如曹先生所说，“这部作品在三四十年代的我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然而解放后，《第四十一个》成了一部有争议的作品，五十年代后久未再版，许多读者虽闻其名，却难见其面。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接连有数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第四十一个》——或出单行本，或收入中篇小说集中，外研社还出版了英文版的《第四十一个》——足见这部小说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同样精彩的中篇小说《风》和《第七颗卫星》此次在我国是首次出版。作为苏联早期文学的杰作和历史见证，相信它们也会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

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真实的历史画面，严峻的现实主义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这是拉夫列尼约夫的作品历经七十余年仍魅力不减的原因之所在。

刘 开 华

一九九九年九月

目 次

第四十一个	1
附:修订本后记	66
风	69
第七颗卫星	167



第四十一个



第一章

作者必须写的开场白。

哥萨克闪闪发光的马刀的包围圈，清晨的时候，突然被机枪的猛烈火力在北部冲破了，红色政委叶甫秀科夫拼最后的努力，从缺口里冲出来。

从死的重围中冲到这天鹅绒般的盆地里的共有：红色政委叶甫秀科夫、二十三名战士和玛柳特卡^①。

一百一十九名战士和几乎全部骆驼都直挺挺地长眠在那弯

^① 玛柳特卡是玛丽亚的小名。

弯曲曲的梭梭树^①和怪柳的红枝条间冰冷的荒滩上了。

向哥萨克上尉布雷格报告说残敌突围的时候，他用兽蹄般的手掌，卷着自己毛茸茸的胡子，打着哈欠，张着铁烟灰缸似的大嘴，懒洋洋地说：

“尽他们去吧！别再折腾我们的马了。他们会死在沙漠里的。走吧！”

可是红色的叶甫秀科夫同二十三名战士和玛柳特卡，却像草原上恼怒的野兔，轻巧机灵地向那无边无际的沙漠里跑去了。

读者一定忍不住要知道，为什么叶甫秀科夫是“红色的”呢？待我依次叙来。

当高尔察克^②像用塞子塞瓶子似的，举兵将奥伦堡的交通线堵塞起来，把机车扔到岔道上让它生锈，从那以后，突厥斯坦共和国^③染皮子的黑颜料就没有了。

从此就出现了骚动混乱的、皮革的时代。

人们都从舒适的安乐窝里被抛到严寒酷热、日晒雨淋和嗡嗡的枪弹声里，遮蔽人体的衣服就需要格外结实些。

因此人们就穿起皮短衣来。

皮衣到处都是染成黑色的，就像穿皮衣的人一样，发着严峻、刚毅的青铜的光泽。

可是突厥斯坦没有这种颜料了。

① 梭梭树是亚洲沙漠和半沙漠地带的一种无叶树。

② 高尔察克是苏联内战时白党首领之一。

③ 突厥斯坦共和国原属俄罗斯联邦，存在于一九一八年四月至一九二四年十月。此后在该共和国境内分别建立起土库曼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等。

革命司令部就把当地居民存的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人染轻纱披巾和干嘴唇的土库曼女人染帖金^①地毯用的德国苯胺粉征收了。

于是就用这种颜料染新羊皮，突厥斯坦的红军穿起这种皮衣，就闪着彩虹一般——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泽。

麻脸的仓库管理员凭司令部的条子，碰巧发给叶甫秀科夫一身鲜红的皮衣裤。

叶甫秀科夫的面孔自幼也是红的，满脸都是红雀斑，头上是一头柔软的鸭绒似的头发。

如果再加上叶甫秀科夫短粗的个头儿，那整个卵形的身个，穿着这身红皮短衣和红皮裤，真活像复活节染的红鸡蛋。

叶甫秀科夫背上十字交叉地背着武装带，作“X”字母形，使人觉得如果他转过身来，他前面应当有一个字母“B”。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 ^②

当然不会有这种事。叶甫秀科夫是不信复活节和耶稣的。

他相信的是苏维埃，是第三国际，是肃反委员会和大骨节的、有力的手指中握着的沉甸甸的、钢蓝色的手枪。

同叶甫秀科夫一起从马刀围成的死亡的重围中冲出来，向北方逃去的二十三名红军士兵，同一般的红军士兵一样，都是些很平常的人。

玛柳特卡在他们中间是特殊的。

玛柳特卡是阿斯特拉罕附近，伏尔加河口三角洲上，一个芦苇丛生的渔村里渔家的孤女。

① 帖金是土库曼部族之一，以织地毯闻名。

② 俄语：意为“耶稣复活”。俄国旧俗，复活节时信教者家家都染些红蛋。蛋的一面写字母“X”，另一面写字母“B”，即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 之缩写。

从七岁起，她就穿着硬邦邦的油布裤子，坐在油乎乎的剖鱼的木凳上，用刀剖了十二年银白光滑的青鱼肚子。

城乡招募志愿赤卫队时，玛柳特卡突然把刀往木凳上一插，穿着硬邦邦的裤子，到赤卫队里报名去了。

起初人家把她赶走了，后来看她天天去纠缠，大家都笑她，根据人人平权的原則，接受她为赤卫队队员，但是要她签字保证，不得照妇女那样生活，在劳动者彻底战胜资本家之前，不得生儿育女。

玛柳特卡身材纤细，细得像岸上的芦苇一样，棕色的头发花环似的盘在头上，戴着帖金式的褐色毛皮帽，一对淘气的扁桃形的眼睛闪着猫眼一般的黄色光芒。

玛柳特卡生平最爱做的事是幻想。她爱幻想，并且还爱用铅笔头在随便的一块纸片上，写些字体歪歪扭扭的诗句。

这是全队的人都晓得的。每逢部队到了有报纸的城里，玛柳特卡就到办公室里要张纸来。

她用舌头舐着激动得发干的嘴唇，细心誊写诗句，每首诗前都有标题，下边署着：玛丽亚·巴索娃作。

什么诗都有。有写革命的，有写斗争的，写领袖的。其中包括写列宁的。

列宁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
我们在广场上立起您的塑像。
是您推翻了沙皇的宫殿，
建立起劳动者的新政权。

她把诗送到编辑部。编辑部里的人瞪着眼睛，望着这位穿皮衣、带马枪的纤细的姑娘，惊奇地接过诗来，答应看一看再说。

玛柳特卡平心静气地把大家扫了一眼就走了。

编辑部的秘书很感兴趣，仔细读起诗来。他耸起双肩，开始发颤，忍不住笑得嘴也咧开了。记者们都聚拢来，秘书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读着诗。

记者们都坐在窗台上笑得前仰后合：那时编辑部里还没有家具呢。

第二天早上，玛柳特卡又来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秘书抽动的面孔，收起诗稿，拉着长腔说：

“那么，不能发表吗？不成熟吗？这些都像我用斧子从心里砍出来的，可是总砍不好。唔，再下点功夫吧，没法子！遭鱼瘟的，为什么这玩意这么难？唔？”

她把土库曼毛皮帽往前额上一扣，耸耸肩就走了。

玛柳特卡写诗是失败了，可是她的枪法却非常准。她是叶甫秀科夫队里一名神枪手，作战的时候，总时刻不离红色政委的左右。

叶甫秀科夫用手指着说：

“玛柳特卡！瞧！白党军官！”

玛柳特卡眯起眼睛，舐着嘴唇，从容地端起枪。她向来是弹不虚发的。

她放下枪，每次都数着：

“第三十九个，遭鱼瘟的。第四十个，遭鱼瘟的。”

“遭鱼瘟的”——这是玛柳特卡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

她不爱骂人的话。有时人家当她的面骂人，她总是皱着眉头，默不做声，满脸通红。

玛柳特卡严格恪守向司令部作的保证。队里的人，谁也不敢夸口说他博得了她的欢心。

队里有位新来的匈牙利人顾恰，几天来都用痴情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一天夜里，他闯到她跟前。结果很糟。玛柳特卡

拿起手枪柄，狠狠地揍了他两下，打掉了他三颗牙齿，鬓角也被打破了，他连爬带滚地跑开了。

红军士兵们都亲热地拿玛柳特卡开玩笑，可是在作战的时候都爱护她，甚于爱护自己。

在他们结实、鲜艳的皮衣里，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不由自主地激荡着柔情，思念着撇在家里的热情、温柔的妻子。

二十三名士兵、红色的叶甫秀科夫和玛柳特卡，就这样在暗淡凄凉的沙漠里往北方去了。

二月银白色的暴风雪旋卷呼啸着。鹅毛似的雪片，像柔软的地毯把沙丘间的凹地覆盖起来。天空也对这些昏黑的暴风雪中的行人狂啸——说不上是狂风呢，还是敌人追击的流弹讨厌地在空中呼啸。

穿着破靴子的沉重的脚，从雪和沙里很难拔出来。挨着饿的毛蓬蓬的骆驼，口里吐着白沫，嘶嘶地叫。

被风吹去浮沙的龟裂地上盐晶闪闪发光。周围千百俄里^①像利刀切肉似的，顺着平坦、模糊、低矮的地平线，把天地分割开来。

本来，这一章在我的小说里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最好我从主要的，从下章所说的叙起。

不过读者必须知道，在卡拉—库林克井西北三十七俄里的地方，从哪里和怎么会出现了古里耶夫独立支队的残部，为什么红军里有一名妇女，为什么叶甫秀科夫政委是红的，以及许多其他情况。

不得已我才写了这一章。

但我敢说，这一章毫无意义。

^① 1 俄里等于 1.067 公里。

第二章

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黑点，到跟前一看，是近卫军中尉戈沃鲁哈-奥特罗克。

从章戈里德井到索库杜克井七十俄里，从那儿到乌什干泉还有六十二俄里。

夜里，叶甫秀科夫把枪托往岔开的树根上一放，用冻得变了调的嗓音说：

“停止前进！宿营！”

他们用梭梭树的碎枝生起火来。熊熊的火焰慢慢燃烧，篝火周围的沙地，形成了一个黑沉沉的湿圈。

从驮包里取出米和脂油。锅里煮着稀饭，冒着刺鼻的羊膻气。

大家都紧紧地挤在火跟前，默不做声，打着牙颤，尽力想把那从破衣缝里伸进来的风雪的魔爪摆脱掉。他们都把脚伸到火上烘着，粗硬的皮靴被烘得嗤嗤发响。

拴着腿的骆驼颈上的小铃，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凄凉地响着。叶甫秀科夫用颤抖的手指卷着烟草。

他喷了一口烟，带着烟气吃力地说：

“同志们，应该商量一下现在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一个半死不活的声音从篝火对面说，“反正死路一条。不能回古里耶夫了，哥萨克攻到那儿了，真见鬼。可是除了古里耶夫没有地方可去。”

“难道不能去希瓦吗？”